

一张旧船票

□任亚芳

秀丽的江海平原,有一条美丽的运河,运河河畔是我可爱的故乡,我曾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时光,是运河的水孕育了我的成长,给了我生活的力量。长大的我离开了故乡。身在他乡常在梦里把故乡探望,梦醒时一片惆怅,妻子问我:为何眼里噙满泪水?那是在思念着故乡。

儿时的镇市,很小很美,有点诗意,又有点寒酸,是个不见大观的小家碧玉。一条长而窄的青石板街,人称扁担街。街两边挤满了高高矮矮参差不齐的民房和几家零星散落的杂货铺。暮色刚临则早早关门打烊,只有一弯冷月凄凄清清,照着泛着抹银光的青石街。

夜色中的小镇,少有灯光,没有电视,没有娱乐,没有电灯,一盏煤油灯,也要节能。只有早早入睡,在梦中听着运河夜航船那高亢的汽笛声,圆我一个去城里看一看、玩一玩的梦想。

小时候的我总想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、看一看,到大城市开开眼界,可那时家境不富裕,哪有多余的钱来让人去玩耍。去一趟南通,昂贵的汽车票就要花去好几天全家的伙食费。那时自行车又很稀罕,又有谁肯把一辆宝贵的车子借给一个小孩儿呢?想去南通城只有乘坐那廉价的夜航船了,可一张船票也要一角钱,母亲能给吗?

我十岁那年,终于如愿以偿。冬天的一个夜里,天很冷,外面下着小雪,我和衣拥在被子里,像朝圣者虔诚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。我不敢合上眼,生怕错过那班船,硬撑着双眼,死盯着那台老掉牙的座钟,那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,步履蹒跚一步一徘徊,老是不到那个点。我终于挺不住,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盹。蓦然间远处传来了那高亢的汽笛声,我一个激灵翻身下床,拉起姐姐快步向码头奔去。

黝黑的河面上射来一束耀目的光柱,高亢的汽笛一长二短骄傲地向人们告知它的到来。我雀跃不已,船未停稳,就冲进船舱。低矮的船舱弥漫着呛人的劣质烟味和鸡屎臭味,狭窄的空间塞满了乡村农民的鸡婆菜筐。我在窗口挤了一个位置,眼巴巴地望着舱外的夜景,只想早一点到那盼望已久的南通城。一宵未眠的眸儿,终于看到了那一片辉煌的灯火,河岸边那一字排开的一溜长长的货运码头,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那绵绵不绝的纺织机声。那座面迎运河巍然屹立的钟楼,大生厂标志式的建筑,让我这乡下孩子好奇不已。

运河从远古走来,历经风雨,改革开放40多年,桑田沧海。故乡人填平了浅吟低唱的小河,用宽宽的肩,挺拔的腰,挑出了这宽广的大运河。运河不再古老,焕发出青春光彩,如今这满载货物的大轮船,尽可开足马力,扯满风帆,融进长江,入海出洋,连接五洲四海。

登上故乡宽宽的运河上这高高的桥,凭栏远眺,望运河之波奔流到海一往无前,溯历史潮流回首往事,感慨万千。40年前的今天,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田野,野兔乱窜,夜间累累坟茔,黑鸦竞舞。是改革开放的号角,国家的各项惠民利民的政策,是创业者的满腔热血,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土地。如今运河两岸,商厦酒店高楼耸立,住宅小区鳞次栉比。工厂林立,企业兴旺,名优产品,各具特色,以其精巧灵美,创出了名牌,走出国门,名扬四海。

如今有私家车,出门真方便。沿海高速从咱家门前过,去南通,15分钟就到,想出差想旅游,说走就走。苏通大桥、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与上海携手。宁通高速、沿海高速,高铁动车,纵横交错,海运巨轮深水港,南通机场银燕展翅,航空海运高铁高速优势互补,相辅相成,形成一个水陆空连体的交通网络。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”唐代诗仙的梦想已经实现。

想当年为省钱深夜坐那夜班小火轮,60里的水路,慢慢悠悠,一夜无眠,受尽煎熬,真是天壤之别。那一张旧船票又将如何诉说,我把它珍藏在我心中,因为它是我童年的记忆,记载着我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正如那首歌,我来翻唱:带走一盏渔火,让它温暖我的双眼,留下一段真情,让它停泊在我儿时的记忆,这一张旧船票能否陪同我登上你的客船,一个新的航程。

夏日激情
李陶

收获

□王竹馨

坐在屋子里,有既响又远的声音传过来,不好形容是“啪”“啪”的还是“咚”“咚”。凑近窗边一看,是农民在用连枷拍打油菜,戴着草帽,进行着有规律的甩打。这场景让我想起安房直子《手绢上的花田》,里面的小人也是,慢慢地种花、酿酒,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乐此不疲。而他是一个人掌管着这片金黄,看着黑色细小的种子从枯黄的叶子中滑出来,一小半流落在泥土里,还有大半让主人收走。在没有焚烧秸秆的禁令时,被挖空的油菜杆子就成了乡野间一簇又一簇的火光,伴随着小孩的一声“爷爷,该放火啦”。而今听不到这样的喊声了,它们是一堆完成了收获使命的干柴,被放置在废弃的猪圈里。

如果再关注田野一点的话,会发现农民借助电线杆,拉起了一张网,用来保护他成熟的青菜,然而防是防住了鸟啄青菜,一只戴胜被无辜网住。它的尖嘴向下,翅膀被卡在网格中,冲撞于春天却落入一个陷阱。看起来已经挣扎了良久,两根羽毛也打着旋掉了下来,向来美丽的冠羽也自网格中勉强伸出。感到残忍和悲凉,我用棍子去挑那张网,把它困住的区域扯开,它借力抖落翅膀,后怕地飞走了。贾岛诗云:“能传上界春消息,若到蓬山莫放归。”戴胜报信之后原是要往仙界去的,却被捕猎者困于山野。曾经见到家里的小猫捕食麻雀,大概是鸟飞得太低,猫匍匐在地上,跳起来一下子就抓住了它的翅膀,固定在自己的爪下后,开始占有和撕扯。而这时候,另一只麻雀过来,绕着桂花树打圈飞,发出低低的哀鸣。小猫进行

空中之旅

□汪晓远

最近我们同龄人之间聊天惯用一个词:起飞。对这个词我感受太深了。

我爱坐飞机,很享受一次次穿越云层的飞行,一次次瞬间的位移。有短短一个小时的跨省飞行,也有十几个小时的跨洲旅行。在飞机上见过各色的空姐,和东南亚人用蹩脚的英语聊过天,和美国的小孩一起打飞机上的联机游戏,见过俄罗斯人与黑人互殴……

一小段一小段与尘世隔绝的时光里,身旁是陌生人,耳边是空调和发动机轰隆作响的声音,外面都是柔和的静默的云海,它们连绵而上,直至不见的高空。还不时有难以描述的,平时难得一见的天象从眼前一掠而过。记得有一年八月去澳大利亚,中午登机,五六个小时后,头一次在飞机上见着了落日:晕红的一大块圆盘,溱心蛋的蛋黄一样,余晖汹涌而来,目力可见的云朵上全是那霞光,像蛋液漏了一天,而我,也成了日落的一部分。更可观的是黑夜和日昼的分界线,陆地上绝不可见的,在云层之上却清清楚楚。我目送余晖渐渐远去,夜幕一点点蚕食过来,渐渐漫过机身。星星亮了起来,黑夜的云层里闪烁着隐隐约约的雷光,而机后极远处依然可见金红的霞曙。当时的我十四岁,惊艳,但只知看不知描绘,五年过去依然历历在目。

我记事的第一次坐飞机,是去云南,刚一起飞,我就问妈妈为什么飞机还飞不平,一直上升。她跟我说外面的云一层层,就是

了一番咬啮之后,兴致缺缺地走开了。麻雀已经死了,原来声尽呼不归的不止儿女,还有燕雀的生离死别。家人叹息地和我说,猫抓麻雀就是一把好手,我们目睹了整个过程的,做了一个变相的加害者。

现在是时候了,蚕豆已经一节节挂在根茎上,根本也就没有占据几行菜地,摘下来却装得满满当当。它的外壳是植物里难得的绵软,剥起来不如毛豆一般废指甲。这个时节的任务就是拿着红色的漏盆,装满一篮子,剥出新绿色的蚕豆,一节两三个,剥出虫蛀的就扔掉,连同上面的蚕线。这边的程序结束了,再倒进已经预热的油锅里,哗啦一声,蚕豆的一生就到头了。然而再倒退两个月,根茎上长出蚕豆花,一朵基底是淡紫的花瓣上黑白两色皆有,好像一只眼睛。从它的身上,还能找到蚕豆耳朵,蚕豆耳朵或许是没有发育完全而长闭合的叶子,于是五感就全了。

从小独爱竹林,大概是看惯了武侠片里快意江湖,穿林打叶。我可以双手抓住两根竹子,再用脚抵住一根,翻出一个完美的跟头。不仅在竹林里练就一身好功夫,还做过一点坏事,在竹笋快速生长的季节,和伙伴比谁踩得多,一脚一个,听到清脆的断裂声,直到天黑才作罢。于是竹林的主人三太太晚上就找上门来,拎着一袋竹笋,家人得知了原委,一拍我让我道歉,然后愧疚又感谢地收下了这些笋。现在我想起那些东倒西歪的竹笋,想起那毫不犹豫地一踩,就觉得地下的竹鞭也开始疼痛。虽然在竹林里做了一次破坏者,但却悟出那么几分“性本爱丘山”的意思来。说起三太太,除了这片竹

林,还有许多别的区域也是他的,土豆、莴菜、薄荷,都能从他的地里冒出来,都是四季的耕种所得。小时候隔着死水河,我就看到他推着独轮车,粉色的布条把车上的东西捆得很结实,一根胡萝卜都没有滚落下来。

在乡野之间是自由生长,而城市的生态就有些拘谨。乌鸦在草地里衔出一条蚯蚓,人工种植的小叶黄杨静悄悄的结果,西府海棠花期已过。大地上的事情层出不穷,人间也在进行源源不断的收获。高考结束的两个学生并肩走在路上,一个拍了另一个“大学都是上床下桌好吗”,没有打搅这两个快乐的人,但我在心里想,不是的,也有上下铺。可能会没有空调,会没有独立卫浴,会期待落空。我还在大学里遇上不完全合拍的舍友,但是她拿着猫粮满学校找猫,又回来沮丧地和我说没有找到猫;我半夜过敏医生问我年龄,她抢答说22岁。这些是打搅我的瞬间,我感到人的复杂和纯良。

“天之生人也,与草木无异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,与草木同生,即不与草木同腐。”张睿很早就说一定要留下点什么,在中国,在人间。于是在这个国度,我们庆祝每一个周年,攒下一百年的丰功伟绩,树立一面意义极大的建党标牌。然后在标牌旁,一直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合照,在他们明白建党的意义之前,先留下印记,如同生命的延续。

常常在思索什么是收获,庄稼的收割一定是收获,鸟类的捕食也是收获,金榜题名是了不得的成就,而更为宏大的,则与家国相关。四季都有盈亏有枯荣,未必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

芬芳
一叶

场旅行仪式感,这是其他安稳老实的交通工具所没有的。而云端之上的壮丽与静穆,震撼人心同时须臾即逝。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坐飞机本身就是一场哲学活动,又像一场冒险。

坐飞机不过是到达旅行目的地的交通方式,但有时它比旅行带给我更多的回味。个中交织着天南海北人事,云朵与天空的艺术,光与暗的交锋,瑰丽的神话和科学的思索,还有那份将出游和将回家的非常态,在身心中荡漾。

这一次,飞行的终点是张家界荷花机场。我的湘西之旅就从这里开始。来之前就知道这里多云,下雨,飞机舷窗外果然一片混沌,快落地了才见着隐约的全貌。远方的山起伏跌宕,隐在薄薄的山雾里,像极了一幅山水画。这也是头一次能让我用“奇崛”来形容的山脉,我真激动!江苏哪有这样雄奇的自然风光呢?就是刚才的出发地南京,“龙盘虎踞之地”,也不过是卧龙、伏虎,湘西的山才是真的云中腾龙!

弯弯曲曲的路和两三层的低矮小楼,傍着起伏的山势,缭绕的雾气,亦如在画中。

荷花机场建在群山中间,因此一落地,就感觉自己矮了一大截,四面仰头,看到了从来没见过的高山,山头甚至藏在云层里,倒让我想起古人的一句画论:“山欲高,尽出之则不高,烟霞锁其腰则高矣!”原来不是他们的想当然,而是造化就是这么神奇。

